

[首页](#) | [机构设置](#) | [青岛概况](#) | [史志动态](#) | [办事服务](#) | [聚焦青岛](#) | [青岛市志](#) | [青岛年鉴](#)
[区市志](#) | [专业志](#) | [旧志](#) | [史鉴](#) | [魅力青岛](#) | [史志业务](#) | [青岛大事](#) | [青岛人物](#)

无障碍



搜索

抗战时期崂山白云洞遭劫始末

青岛市情网 发布日期: 2015-10-19

抗战时期崂山白云洞遭劫始末

李知生

1939年4月24日，风光秀丽的崂山道观白云洞，遭到侵华日军的血腥杀戮，共有道士和乡民7人遇难。历久以来，青岛地区史学界对当时是哪支游击队在崂山一带活动，引起了这一惨案，其说法一直模糊不清。笔者根据此惨案当事人之一隋永谓晚年的回忆录，还有抗战胜利后时任青岛市市长李先良的回忆资料和九十年代还健在的当年亲历者、土寨村老游击队员的回忆，撰成此文，以企拨开历史尘封的迷雾，追述当年白云洞惨案发生的来龙去脉。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保存实力，避免和日军决战，导致山东全省很快沦陷。日军虽然占领了山东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由于兵力有限，广大农村和边远城镇处于政权空白状态，名目繁多的打着抗日救国旗号的游击队，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抗战初期活动在即墨、崂山一带广大乡村的最大一支国民党游击武装，是由孙殿斌领导的国民党“苏鲁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支队第二纵队”。该纵队最盛时有四个支队和四个直属大队，兵力达4000余人。1938年秋，活动在即墨金口、店集一带的另一支游击武装，自封为“东海青抗日游击指挥部”的韩炳宸部，因为和孙殿斌争地盘发生“窝里斗”，以致兵戎相见、势同水火。“七七”事变前为沧口铁路国民党支部干事的孙殿斌，这时贪生怕死不敢对决，扔下在即墨东部沿海一带的三个支队和一个直属大队，仅带少数卫兵，跑到活动在即墨城西刘家莊一带的第四支队李兆歧部躲了起来。结果在王村、鳌山卫和王哥庄一带的部队群龙无首，一经接触便垮了下来，在纵队参谋长王信民（即墨田横镇芦村人，国民党党员，抗战前在青岛办报，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执行委员、青岛市参议会参议员等职）的带领下，投靠了韩炳宸部。韩将孙殿斌的这三个支队改编为该部的十七团，以王信民为团长，三个支队缩编为三个营，仍驻防原地。

1938年冬，头脑昏昏、民族意识淡薄的韩炳宸和黄爱君，在驻即墨日伪政权头目高官厚利的拉拢下，抛开民族尊严于不顾，率部投靠日军当了“二鬼子”。驻防在崂山一带的十七团二营隋永谓部和驻防在温泉、皋虞一带的三营刘宪章部互相联络，决不附韩投日当伪军，不久，刘宪章带领三营进入崂山地区和隋永谓并肩御敌。与此同时，驻防在王村半岛一带的十七团一营官兵，在营指导员孙可佩的带领下，也拒绝随韩投日当“二鬼子”，和二营、三营采取一致行动，欲诛杀投敌的团长王信民和营长刘西园，因机密泄露，王、刘两人闻讯逃脱。孙可佩带领一营撤往王村半岛的里外栲栳一带驻扎，派人进入崂山和隋永谓、刘宪章部取得联系，共同对抗抗战。

1938年底，隋永谓前往莱阳县城，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驻胶东的鲁东行辕主任卢斌，详细汇报了他们在即、崂地区活动的情况。卢斌委任隋永谓为鲁东行辕暂编保安第一团团团长，孙可佩为该团一营营长，李希先为二营营长，刘宪章为三营营长。不久鲁东行辕主任卢斌在“莱阳事变”中被杀，李先良接手此任，将行辕改为行署，正式委任隋永谓为行署暂编保安第一团团团长，所部仍旧活动在即、崂地区伺机打击日军。

1939年3月，驻即墨日军在韩炳宸部伪军配合下，首先将活动在即墨王村半岛里外栲栳村一带的保一团孙可佩部逐出即墨县界退往海阳县一带后，韩炳宸部伪军又配合驻青岛、李村的日军，围剿活动在崂山一带的隋永谓部。

4月20日，伪军对崂山完成合围封锁后，进行分路扫荡。4月24日上午，日军100余人在数十名伪军的配合下，从王哥庄出发，由雕龙嘴西山爬上梯子石小径，搜剿活动在白云洞道观里的游击队。当日军进入双峰壁立的大仙山、二仙山险要狭道时，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隋永谓保一团二营李希先率领的四连和五连的伏击，游击队在打死打伤日伪军十数人，遭到日伪军的猛烈反击后，隋永谓和李希先率部向西撤出战斗，日军继续向白云洞搜剿进发。

保一团的枪械修理所，当时就设在白云洞，所长为惜福镇松树庄人隋子玉。当游击队和搜山的日军在二仙山发生枪战时，隋子玉和修理人员匆忙把器械物资藏匿于岩石缝隙间。一盘化铁炉和一些煤炭，仓促间来不及搬走，遗留在洞西下侧的房舍间。

游击队匆忙撤往后山时，观中十几个道士和几个帮佣的乡民，散处观中干着日常事务，未料一场杀戮将要发生。

游击队刚走不久，日军就蜂拥进入观中，到处搜查。汉奸翻译从山门耳房的炕上，拖起生病卧床的十四岁道童于真坪，叫他把道长邹全阳从白云洞中叫出来后，站在洞前的大银杏树下，由日军指挥官中队长亲自问话。日军中队长因遭游击队伏击，伤亡十几个人，非常恼火。他傲慢地叉开双腿，把腰间挂的指挥刀摘下挂在地上，双手握住刀柄，凶冷地询问邹全阳游击队有多少人？藏匿何处？邹道长不承认有游击队住在观中，只是偶然路过，至于藏身何处，更是不关家人的事，无从知晓……

就在日军中队长和邹全阳道长一问一答的时候，一名日军士兵匆匆跑来报告，在西院房舍间发现有化铁的红炉和手榴弹壳、煤炭等一干物品。日军中队长听后勃然大怒，两手猛然举起指挥刀一挥，邹全阳道长当即毙命。

怒不可遏的日军中队长劈了邹全阳后怒气未消，又挥舞起滴血的指挥刀哇哇啦啦地命令日军严加搜查，将道观中的人统统杀死。得令后的日军逐屋追撵赤手空拳的道士和帮佣的乡民，阎全德、王全恩、于真坪、郭真诚四道士和两佣工先后惨死在日军的枪刺刀劈之下。

日军在杀尽观中的道士、乡民后，又放火烧房，将观中财产付之一炬。清代书法家陆润庠的楷书--尹琳基《白云洞观海市记》条幅八帧，和许多名人高士游白云洞留下的墨宝，尽被焚毁。镇观之宝一尊六寸高的纯金神像，和四只明朝宣德年间的铜香炉等一批贵重财物，统被日军掠去。

当日傍晚，到即墨城采买物品的道士王真洁归来，看到洞观中的惨状，惊骇得大叫着向山下跑去。跑到雕龙嘴村后的悬崖上，朝着白云洞的方向大叫数声，纵身跳入了波涛翻滚的大海自杀了。

劫难过后，雕龙嘴村民和劫后余生的白云洞道士一起，将在港东村捞起的王真洁遗体 and 邹全阳等五位遇难的道士一起，埋在了洞下山石间。

关于这次白云洞遭劫惨案，原青岛市长李先良在回忆录《鲁青抗战纪实》的白云洞一节中还说：“白云洞在抗战初期，我游击部队常在此处制造枪械，后来被敌人察觉，于二十八年四月扫荡崂山的时候，包围搜索，翻出铁床及其它制械工具器物，敌人即把殿宇一齐放火焚毁，并惨杀道士六人（五人被杀，一人跳海而死），伙夫二人……”李文中所说的“我游击部队”就是指的鲁东行署隋永谔的暂编保安一团，当时李先良任行署主任，保一团是他的属下。后来的青岛保安总队长高芳先，那时在鲁东行署任副官一职。


抗战以前，崂山一带地区为青岛市辖郊区。当青岛市政府官员撤走，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时，这里的许多青年和区队武装，参加了孙殿斌、李兆岐、栾志超等人拉起的游击武装。其中崂西区长孙式庵在北宅、沙子口一带拉起300多人的武装，归属了孙殿斌的第二纵队，被收编为纵队直属第三大队。

隋永谔所部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初期的鲁东行署暂编保安第一团，到1943年的山东保安第一旅，一部分以隋子玉的锄奸团名义，经常在崂山东北部一带活动。另外还有赵保原的暂编十二师四团栾志超部，也同时进入崂山一带活动，并且两部不断发生武装摩擦，时有小的战斗。1942年自高芳先来崂山成立青岛保安大队，联合隋子玉的锄奸团一起，将赵保原的势力最终赶出崂山。李先良的青岛临时政府从1942年下半年起，加强了对崂山地区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牢牢控制了崂山地区的行政大权，崂山地区基本成了李先良、高芳先“青保”的一统天下，其他游击武装很难再插进来。如胶东八路军军崂山武工队田世兴部，数次深入崂山，都因“青保”防守严密，站不住脚而撤出。

隋永谔的山东保安第一旅，在1943年秋的三都河战役中失利，被日军打垮后剩下的兵力已失去战斗力。至此，抗战后期的崂山地区，只有“青保”一支抗日武装在险恶的环境中孤军奋斗。



您是第 **15179948** 位访客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青岛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办 联系电话：85911640  鲁公网安备 37020202001071号 网站地图
鲁ICP备05038584号 建议使用1024×768分辨率 IE6.0以上版本浏览器